

旧金山之魔

● 雪米莉

金城出版社



内 容 简 介

旧金山华人社会两大家族——田氏和周氏，多年来的争霸旧金山，结怨很深。自从田氏集团继承人爱上周氏掌门人周玉杰情妇上官楚云后。周玉杰为报新仇旧恨，勾结香港大毒枭文俊，制造了一系列的事端，甚至凶杀，在上官楚云的暗助下，田氏父子巧施妙计，最终挫败了对手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情迷金门湾	(1)
第二章	怨结唐人街	(35)
第三章	相识迷离中	(69)
第四章	永恒象牙塔	(102)
第五章	泪洒恋人怀	(134)
第六章	遗恨植物园	(168)
第七章	大意失荆州	(200)
第八章	情恨大结局	(229)

第一章 情迷金门湾

金门海湾，风光旖旎，海水湛蓝。雄伟的金门大桥，横跨海湾，宛如一道长虹映在山间海面上，气势磅礴，通贯两岸。

旧金山的5月，该是雷雨充斥的季节，然而，今日却是晴空万里、骄阳高悬的好天气。

晴好之际，是在金门海湾泛舟消遣的大好时机，这里的人们总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机会的。

田青剑带着女友上官楚云也随逐波踏浪者来到金门海湾，他们准备今日在此痛快地畅游一天。

他手挽着上官楚云，兴致勃勃地踏上汤姆斯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一辆摩托艇。

“汤姆斯！我们走后，你要好好呆在这儿，有事随时联系，知道吗？”青剑正色地对黑人汤姆斯吩咐道。

汤姆斯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，点头应道：“先生请放心！愿你玩得愉快。”说着，他露出一口皓齿，脸上堆满了笑意。

青剑望了望这位诚实贴心的黑人侍卫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然后，他发动摩托艇。一转船头，便向金门大桥驶去。

快艇风驰电掣般地在海面上驰骋着，它像一把锋利的剑，把平静的海面划出一道深壕。

“哇！慢一点好吗？我简直受不了啦。”上官楚云紧紧抱住田青剑的腰，惊呼起来。

然而，田青剑并没减速，他只朝她笑了笑，随即大声说：“在大海上冲浪，方显男儿豪气，你难道不想领略一番吗？”

“你真坏！我快要吓死啦！你却一点不怜惜人家，求求你开慢一点吧。”

见上官楚云那可怜兮兮的样子，田青剑只好依顺了她。

摩托艇的速度骤然慢了下来，楚云那已煞白的脸，又缓缓重现红润。青剑虽然手握方向盘，头却不停地望着她那倩丽的脸。

“阿云！我依了你，该怎么谢我呢？”青剑情切切，意迷迷地说。

楚云心知他话外弦音，不过，她佯作一无所知：“我也不知该怎么谢你，随你便吧。”

青剑将脸凑过去，说：“要求不高，吻吻我吧。”

脸色绯红的楚云忍不住羞怯地一笑：“你……你真鬼。”说着，她在青剑的脸上柔顺地吻了一下。

几艘红白相间的快艇，从他们旁边擦身而过，激起无数的浪花，海水飞溅在他俩的身上，与此同时，飞过的快艇上的人们为他俩的举动，报以欢快的吆呼。

上官楚云立刻羞涩地扭过头去，两眼埋在胸前，一直不敢抬起。

“亲爱的！怕什么，这是爱的象征。”

“青剑！我哪里是害羞，我这是高兴呢。”楚云顽皮地说着。

“哼！你真会掩饰自己，要是去当演员，还说不定会成大腕明星呢。”

“好啊！你敢嘲讽我，我要好好收拾你。”说完，楚云扑过去，在青剑身上乱捶一气。

激奋的田青剑干脆将快艇停在金门桥下的海面上，猛地搂过楚云，将自己那滚热的大嘴死死地贴在她的柔唇上。

“砰砰砰！”

几声清脆的枪响，子弹呼啸着从青剑和楚云的头上掠过。

他俩从情迷中惊悟过来，青剑紧搂住楚云扭头朝身后望去，只见有两艘快艇，向他们飞快地驰来，艇上的枪手还不停地向他俩开枪射击。

青剑来不及多想，他让楚云平卧在艇舱里，自己驾快艇向着金门桥的左侧飞驰而去。

不知是哪来的枪手，也不知是何缘故——他们追杀自己的目的又何在？两艘快艇紧紧咬住田青剑不放，逼得他没头没脑的只顾逃命。

田青剑抓起身边的无线电话，疾声呼叫道：“汤姆斯！汤姆斯！你快回话。”

不管他怎样呼叫，电话里一点儿回音也没有，气得青剑将电话机狠狠地扔在了艇板上。

见青剑怒气冲冲的样子，惊恐不已的楚云，顺手抓起无线电话，继续喊叫着。

“汤姆斯！汤姆斯！”

汤姆斯闲着无聊，正与一位身着“比基尼”泳装的黑人姑娘兴致勃勃地谈笑着。

黑人姑娘身段窈窕，眉清目秀，有着魔鬼般的身材和魅力，她的俊丽深深地吸引着汤姆斯，难怪他已将一切都放在了脑后。汤姆斯的两只眼睛，不停地在她的身上滴溜转动着，他仿佛已对她的美丽和魅力着了魔。

这位黑人姑娘既开朗又大方，见汤姆斯长得身强力壮，英

武俊气，她似乎也动了爱恋之心，她挽住汤姆斯，“嗨！我们谈了这么久，你能不能带我去海上逛一逛？”黑人姑娘妩媚地问道。

“这……！”汤姆斯不敢远离此地，因为，老板吩咐过，万一有事，到时不好交代。但又碍于脸面，他不好断然拒绝，只好为难地支吾着。

“看你这为难的样子，我想你不会答应我的请求了，算了，就当我说错过这话。”说完，她故作生气的样子，扭头便走。

汤姆斯急忙走过去拉住了她的一只胳膊。

“小姐，请别生气，我答应你。”

“真的！那太好了，今天我们偶然相逢，你的热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”姑娘高兴地叫道，黝黑的面孔充满了欢乐。

“请吧！不过，时间不能太长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我听你的。”

汤姆斯领着俊美的黑人姑娘，飞快地来到他准备的另一艘摩托艇旁。

这时，汤姆斯听到无线电话的呼鸣声，他赶忙拿起了话机。

“汤姆斯！请快回答！”

“我是汤姆斯，有什么吩咐，请尽管说吧。”

对方电话立刻中断，片刻之后，又重响了起来，但是，呼叫声由女声变成了男声。

“你这该死的家伙，跑哪儿去了，知道吗？有人在追杀我们，你还不赶快增援。”

“先生！对不起，我马上来，你现在的位置在哪儿？”汤姆斯一听事情不妙，额上已渗出了许多虚汗。

“我正在金门桥左侧与他们周旋，我的处境很不妙，他们有枪，可我……”

“先生！你别着急，请注意，在你的艇上右手边的工具箱里，我为你准备了一支微型冲锋枪，你拿它应急，我马上赶到。”

汤姆斯说完话，便立刻发动摩托艇，忘记了黑人姑娘的存在，便独自驾着快艇驶走了。

“喂！你怎么啦！别忘啦，我会永远恨你的！”

无论黑人姑娘如何喊叫，汤姆斯头也没回，径直向金门桥奔去。

“哒哒哒！”

一串串子弹飞向青剑的快艇。艇身已被子弹击穿了好几个窟窿。

青剑凭着自己娴熟的驾艇本领与杀手在海上周旋着，否则他俩早落得艇毁人亡，葬身鱼腹的下场了。

田青剑按汤姆斯的指点，果然在工具箱里找出一支冲锋枪来。这是一支意大利造的贝雷塔微型冲锋枪，它不仅体型小，而且火力很猛，素有“小旋风”的称号。

有了枪，田青剑心中又踏实许多了，他拉了拉枪栓，然后对上官楚云叫道：“阿云！来！你来驾艇，让我来对付他们。”

上官楚云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，她哪还有胆量去驾船，她胆怯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行吗？万一……”

此时的田青剑，也没有那份耐心来劝慰她了，他没好气地嚷道：“万一有事，我俩同归于尽，小事一桩，你快过来。”

田青剑拉过她，并把她双手扶住方向盘。“别害怕，好好把握，相信你不会出事的。”说罢，田青剑持枪来到了艇尾。

“来吧，你们这帮狗娘养的。”

他瞅准一艘离他近的快艇，毫不迟疑地朝对方开了火。

“哒哒哒！”

一串子弹飞过去，跑在前面的快艇，立刻中弹，艇上骤然冒起了浓密的黑烟来。

只见那艇上的人，大喊着向海里扑去，很显然，快艇的油箱被击中了。

“轰！”一声巨响，中弹的快艇起火爆炸了。

“啊！”

爆炸声使上官楚云忍不住惊叫起来，随即快艇在海面上打了一个趔趄。

快艇急偏了一下，差点将田青剑抛下海去，幸好他用手抓住了尾部的船舷。

追杀他们的快艇，虽然被干掉了一艘，但还有一艘仍在紧紧地追赶着他俩。

“阿云！沉住气，继续加快速度，别让那帮家伙靠近我们。”

也许是有了田青剑的宽慰和鼓励，楚云驾船的技术陡然有所长进。她驾着快艇，朝来的方向飞快而平稳地驶去。

“哒哒哒！”

可能是汤姆斯已赶到，杀手的快艇，遭到后面的突然袭击。

田青剑见机会来到，于是也向追来的快艇开火，这样，便给杀手造成了两面夹击的攻势。这给追击者带来极大的威胁，对方见势不妙，于是，慌忙从夹击中溜出，仓猝向金门桥飞快驶去。“看来，他们还算聪明，腹背受敌的滋味，他们是不想去领受的。”田青剑心想。

追杀者被赶跑了，田青剑这才松了口气，他将冲锋枪扔

在艇板上，仰面躺在靠椅上，两眼紧闭，还在不停地喘息着，此情此景，他好象是刚与猛兽作过殊死搏斗的勇士。

快艇径直冲向沙滩，立刻停了下来，楚云伏在方向盘上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，田青剑走过去，用手抚摸着她的头，轻声劝慰道：“阿云！别伤心啦，一切都过去啦。”

这时，一群警察奔过来，还没等他俩下船，一个警官模样的便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你们还好吧？”

田青剑扶着满面泪水的楚云走下快艇，他淡淡地应道：“谢谢你，警官先生！我们一切都好。”

警官望了望仍在哭泣的楚云，又迷惘地问：“这位小姐怎么啦？需要我们帮助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！她只是被一阵狂风吓住啦，过一会儿她会没事的。”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
难道你还不信，不过，你不信也没办法。是吗？”田青剑向他伸了伸舌头，然后搀扶着楚云离开了金门海湾。

在旧金山的华人究竟有多少？

有人说占该市人口的10%，也有人说5%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旧金山华人的数量在美国所有城市中，是首屈一指的。

华人给旧金山增添了奇丽的色彩。在横跨40个街区的唐人街，四处可见华人开办的商店、餐厅、酒楼和娱乐场所。这些按照中国传统和习俗开设的餐饮娱乐设施，是中国文化在旧金山的延续和发展。这给旧金山的旅游业增辉添彩。

尽管美国的生活水准和形式在不断地更新变化。然而，旧金山的华人，始终保持和扼守着中国传统生活习俗。

田啸天是旧金山华人中的商界巨头，可他的住宅，全是

按照中国乡间庄园的形制建造的。

这是一座中式的四合院，有着乡间庄园的格调，也有着城市豪绅院落的风采，在旧金山建造这样的院落府邸，简直犹如建造了一座民俗博物馆，常吸引一些游客前来观赏和参观。

田啸天祖籍是山东曲阜。因此有许多华人称他的宅院为“孔府”。一经人们夸张描绘后，田府果真与孔府似真似幻了，只不过是，田府不及曲阜的孔府浩大和堂皇罢了。

傍晚时分，一辆黑色“林肯”轿车缓缓驶进了田府大门。

田青剑刚一下车，就被守候在门边的侍卫发现了。

“少爷！”老爷说，回家后立刻去见他。”侍卫毕恭毕敬地说。

父亲独自在房间的藤沙发上仰躺着，他两眼微闭，双腿放在茶几上，一副悠然清闲的样子。

自从母亲在5年前病逝后，父亲就一直没有再娶老伴，除了在外应酬，回到家里，他就喜好一人在房里静心养神。也许是他心中有凄苦，也可能是他多年拼斗、奔波，劳累过甚，晚年希望过那种安静祥和的日子。

房间外有两名侍卫守护着，见田青剑走近他俩立刻为他开门。

田青剑进门便轻声对父亲说道：“阿爸！叫我有事吗？”

见儿子来到自己面前，田啸天欠欠身，缓缓地坐了起来，他脸色冷峻，目光犀利，样子显得非常肃穆。

他顺手将一个信封扔给田青剑，然后愠怒地说：“你看看吧！背着我尽干好事。”

田青剑接过信，从里面抽出信来，仔细地看了一遍：

田青剑：

请你放聪明一点，如果你以后再要缠住楚云不放，小心你的脑袋搬家，你虽是旧金山有名的“情圣”，但是你想虎口夺食，那是绝无好下场的。

请你好自为之。

你的情敌。

即日

读完这封没有署名的怪信，田青剑忍不住冷冷一笑，心想，这到底是谁？想威胁我，放弃楚云，哼！真是白日做梦。我与楚云相爱，关他什么事。别人也许害怕这一招，可我才不吃他这一套。难怪，今天金门海湾，有人想要我的命。

“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”父亲厉声问道。

田青剑怯生生地应道：“阿爸！这是误会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？”

青剑知道，父亲一直反对他与楚云相恋，因为父亲与楚云的母亲在暗恋着，现在儿子又与父亲情人的女儿相恋，这件事情在中国传统礼教看来是羞于启齿的。

“你休要抵赖，我曾多次对你说过，不许与上官小姐来往，可你就是不听，难道你要闹出人命来，才善罢甘休吗？”父亲的脸涨得通红，他越说气越大，调门也愈来愈高。

“阿爸！我只是与她去了一趟金门海滨，又没干什么丢人的事来。”

“哼！这就是理由吗？你以往与许多女孩在一起，我并不反对，可就是不能与上官小姐在一起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这糊涂虫，上官小姐出身低贱，连父亲是谁都还不知道，她常与黑道上的三教九流厮混，情人不知有多少，你一涉足进去，岂不是要争风吃醋，弄不好，还要为这小妖精闹出人命来，这值得吗？”

父亲的话有些夸大其辞，田青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，要说对上官楚云的情况，他比父亲要知道得多。

“阿爸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此事摆平，决不会惹出麻烦来。”

“哼！你说得简单，那些玩命的家伙，心狠手辣，你惹上他们，会与你拼命的。”父亲一气之下已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他狠狠地瞪着青剑。

“阿爸！如此说来，我只有坐以待毙啰。”田青剑故意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来。

见青剑那副可怜的样子，父亲又不忍心再责骂下去了。

当青剑还只有十多岁时，母亲就去世了，在几弟兄中，青剑排行老么，自然备受母亲溺爱娇惯，他母亲临死前，还再三嘱咐，要好好待青剑，不然她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

因此，田啸天对青剑很是器重。不过，他爱的方式不同，总觉得严厉对青剑来说，是最大的疼爱。

田啸天虽不具有女性那种心慈肠柔的天性，但他还是具有父亲仁慈的天性。他来到青剑面前，口吻柔和地说：“剑儿！你妈去世得早，我的事务又多，平日对你管教甚少，责任不全在于你。几弟兄中，我最疼爱的是你，可是非最多的，也数你，我没有多的希望，就想你少给我惹些麻烦，可你连这都做不到，唉！我能不生气吗？”

见父亲老态龙钟，又苦凄失望的样子，田青剑心中免不了有些发酸怜惜，于是，他惭愧地说：“阿爸！我愧对了你，惩罚我吧。”

按祖传的家规，青剑激怒了父亲是要家法从事的，重者逐出家门，永不回返，轻者也得受点皮肉之苦。

“剑儿！你有自尊自强的品格，父亲很欣赏，这一点你比

哥哥们强。可是，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太好女色，如果你不收敛，早晚会栽在这上面的，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？”

父亲那中肯的肺腑之言，倒是令青剑感慨不已。但他又对父亲的直言不讳，也感到难以承受，特别是提到女色之事，他心里隐约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不过，他还是能抑制住自己那不安的情绪。

“阿爸！孩儿今后注意就是，请你放心吧。”

“嗯！好吧，只要你有所察觉，往后加以收敛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说着，他又重新回到沙发上，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阿剑啊！父亲是年事已高的人啦，也许没有几个年头好活的了，将来，我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产业，就打算交给你，因为我看中你的才华，也许你的经营能力将超越我，相信你会令我满意的。不久的将来，在你的精明操持下，将田氏产业推向美国各地，或者世界各国，剑儿！你说你有这个远大抱负吗？”

田青剑似乎对父亲的这番远景宏图并不十分感兴趣，他淡淡地应道：“阿爸！我做你的继承人合适吗？我的几个哥哥，他们同意吗？”

“唉！你别想得太多，田氏产业由谁继承还不是我一句话，他们没权责怪你的。你几个哥哥都在国外，他们吃政府饭吃惯了，没能力经营如此庞大的田氏机构，阿剑，虽然你有自己的事业，并且搞得火火红红的。但是，你的产业太微薄了，顶不住商潮里的风雨冲击，如果你继承了我的产业，那时，你就是如虎添翼，事业就更加兴旺发达啦。在旧金山，谁也别想搞垮你的。”

田啸天的肺腑话语，终于让儿子幡然醒悟，田青剑此时

此刻，才真正意识到父亲的良言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，将来一旦得到田氏机构的继承权，这意味着，他将跻身于旧金山商界巨头的行列，成为一代年轻大富豪。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向往和期盼的好事吗。

有了新的意识，田青剑的脸色立刻变得喜悦起来，他对父亲笑吟吟地说：“阿爸！既然你如此器重孩儿，我定当不辜负你的希望。”

“嗯！这就对了，看到你这精明睿智的样子，就象看到田家未来的希望啦。”

说完，父子俩都欣喜地笑了起来，当然，田青剑笑得比父亲更欢、更悦。

因家庭环境所迫，年纪轻轻的上官楚云放弃学业，进了一家由“华青帮”老大经营的夜总会作歌女和陪酒女郎。

虽然她与田青剑一见钟情，但青剑在黑道上根基浅薄，无法罩住上官楚云，因此，楚云常受嫖客和三教九流男人的欺侮，青剑却无力拯救她。

同田青剑玩了一整天，上官楚云刚回到夜总会，就被人叫去见老大了。

上官楚云由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男人带到唐人街最豪华的公寓里，因为，老大同他的情妇常在这里厮混，凡是华青帮的弟兄，都知道这个既隐秘又公开的幽会点。

“华青帮”老大周玉杰，是一位40开外的俊男，他虽然面目凶煞，但仍不失俊帅潇洒的模样。

楚云一走进房里，便将头垂在胸前，她心知，此行必是凶多吉少。因为，周玉杰曾多次唤她侍候他，每次都是不堪忍受他的凌辱而遭他毒打。想必今日又是如此，此时，她的

心已惊慌不已，恐惧早已布满了她的脑际。

周玉杰仰在一张真皮大沙发上，两腿翘着，他一手端着酒杯，一手夹着大号雪茄，两眼色迷迷地盯住上官楚云。

“小宝贝儿！老实告诉我，你今天上哪儿去啦？”周玉杰骄横不羁地说。

听到他那阴森森的话音，楚云心头不觉一惊，她的脸颊立刻红一阵白一阵地变着色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唉！阿云啊！别怕嘛！只要你老老实实说出来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”周玉杰放下两腿，他从沙发上缓缓地撑起身来，慢慢地来到上官楚云的面前。

“周爷！今天该我休息，没事出去玩了玩。”楚云仍是怯懦而惶恐地应道。

“同谁在一起呢？”周玉杰又紧接着问。

“没……没与谁在一起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听了楚云的话，周玉杰不觉笑了起来，那笑声在楚云耳里，显得是那么的狰狞可怖。她忍不住全身颤抖了一下。

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定是与田家小少爷青剑在一起，对吗？”周玉杰一边问，又一边用手托起楚云的下巴。

她的头虽被抬起，但她的两眼仍没去盯周玉杰，紧闭的双目里，不知不觉渗出辛酸的泪花来。

“周爷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，田少爷他与我真心相爱，如果你能成人之美，我今生今世为你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。”

上官楚云蓦地拉住周玉杰的手臂，苦苦哀求着。

周玉杰将手狠狠一甩，凶霸霸，恶狠狠地咆哮道：“嗯！想让我答应你与姓田的小子缠绵在一起，做梦去吧。你知不

知道他是什么人？”

上官楚云捂面啼泣，并机械地摇晃着头，以示什么也不明白。

周玉杰双手叉腰，模样凶暴地继续吼叫道：“他家与我有世仇，你想得倒好，要我将自己的人拱手交给仇人的儿子，哼！亏你想得出。”

上官楚云根本不知周玉杰与田青剑有家仇世恨，不过，她也犯不着去顾忌他两家的恩恩怨怨。在她心目中，唯有爱情和真诚最为重要，既然田青剑将爱奉献给了她，她就应该好好珍惜和拥有，谁也别想阻止和干涉她的追求和向往。

“周爷！阿剑年龄比你小许多，他与你平素无怨无仇，你就高抬贵手，放他一码吧。”楚云仍抱着希望恳求他。

“不行！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！他虽然与我无仇，但他是仇人的儿子，我照样不会放过他，如果不是他命长，今日他早已葬身大海了。”

一听周玉杰的话，上官楚云突然意识过来，她惊诧迷茫地望着周玉杰问道：“难道今日追杀他的就是你的人？”

周玉杰冷笑了两声说：“是又怎么样，如果你再与他这样下去，我连你也不会放过。”

“我宁愿与他死在一起，也决不同他一刀两断。”上官楚云突然变得刚毅倔强起来，她毅然说道。

见楚云那桀骜不驯的样子，周玉杰不觉火冒三丈，他正想好好收拾她一顿，突然他又怜心顿发，陡升的怒火被他克制压了下去。

“阿云！请原谅，刚才我一时激动，语言似乎凶暴了一点，请别介意。其实，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”周玉杰将手搭在楚云的肩上，轻言细语地说道。